

DOI:10.13288/j.11-2166/r.2024.20.002

基于《黄帝内经》标本相得理论探析 中医医患关系的感应内涵

吕梦菲, 张其成[✉]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1 号, 100029

[摘要] 在气一元论、形神一体的思维认识下, 中医医患关系从属于自然整体一气的感应关系, 具备深厚的中医哲学意蕴。以《黄帝内经》标本相得理论为基础, 从三个层面探析中医医患关系的感应内涵: 在自然本根层面, 医生、患者作为气化世界的生命个体, 具有通达宇宙生化本根的深广格局; 在生命个体层面, 医生自身相对内外和谐、清静敏锐, 具有辅助偏离平和态患者回归自身阴阳平衡的潜在能力; 在具体治疗层面, 医生、患者彼此感应相得, 共同形成一个神气相通的时空场域, 使患者在心神平定中气血易被调和归正, 同时在正向的气场变化中, 双方共同化归于中和之境。这种感应关系以神统气, 以“无为”为本, 是中医治疗过程中作为“有无相生”之“无”的生机之源。

[关键词] 医患关系; 标本相得; 《黄帝内经》; 感应; 中医哲学

在现代医疗模式下, 医患关系通常被归属于医疗管理范畴, 良好的医患关系具有促进疗效的作用, 是正式治疗背后的辅助角色。这样的认识也常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对中医医患关系的认识, 以至于目前中医该领域中相关研究不仅数量较少, 且主要局限在医患关系模式构建、医患双方沟通方法与心态情志管理方法的层面^[1-2]。但从中医哲学角度分析, 在气一元论的认识下, 医患关系并不割裂于治疗过程, 而是与治疗过程同属于自然整体一气的感应关系之中, 具备自身深厚的哲学内涵。在此方面, 《黄帝内经》“标本相得”理论强调医患双方心领神会、“气场”相通的重要性, 这是治疗成功的关键所在^[3]。本文以《黄帝内经》“标本相得”为切入点, 在初步分析其感应内涵及思想背景的基础上, 从自然本根、生命个体、具体治疗三个层面探析中医医患关系以感应为核心的哲学内涵, 以期对完善中医治疗理念、培养中医思维、促进中医医患关系理论深化等方面有所助益。

1 《黄帝内经》“标本相得”的内涵

1.1 “标本”“相得”释义

《素问·汤液醪醴论篇》在讨论为何“良工皆得其法, 守其数”却仍然“病不愈”的问题时指出: “病为本, 工为标, 标本不得, 邪气不服”。以患者为本、医生为标, 认为医患标本之间的相得关系是治愈疾病的关键所在。这是《黄帝内经》对医患关系的经典论述, 张介宾对此注言“必病与医相得, 则情能相浹, 才能胜任, 庶乎得济而病无不愈”^[4]。

概括而言, 《黄帝内经》“标本相得”指医患关系中以患者为本、以医生为辅的和谐关系, 但若细考“标本”“相得”的含义, 则可发现其蕴含较深的哲学内涵。从字义上看, “标”为木之末梢, “本”为木之根。标由本生, 本受标制, 因此标本关系通常在具象或抽象的层面上指向有主次本末之分而一体共存的关系。就医患关系而言, 我们通常从抽象的角度理解二者的标本关系, 即以患者为主, 以医生为辅, 医生因患者而存在, 治愈患者疾病是医生的目标。但在《黄帝内经》提及的其他标本关系中, 标、本更多地指向具象之气的动应关系, 如六经标本“阴阳相随, 外内相贯, 如环之无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6ZDA234)

✉ 通讯作者: zhangqicheng96@163.com

端, 亭亭淳淳乎……能知六经标本者, 可以无惑于天下”(《灵枢·卫气》); 又如对五运六气中六气标本的论述“所谓本也, 本之下, 中之见也, 见之下, 气之标也, 本标不同, 气应异象”(《素问·六微旨大论篇》)等。更直接的论述还见于《淮南子·天文训》, 曰:“物类相动, 本标相应。故阳燧见日, 则燃而为火; 方诸见月, 则津而为水”^[5]。

“相得”之“得”在《说文解字》中被解释为“得, 行有所得也”^[6], 段玉裁注:“行而有所取, 是曰得也”^{[7]77}。“相得”与“相失”相对, 指互有所取、互有所应。与“标本”类似, 《黄帝内经》之言“相得”, 也大都指向具象可感之气的感应互动关系, 如《素问·离合真邪论篇》的“夫邪去络入于经也, 舍于血脉之中, 其寒温未相得, 如涌波之起也”及《素问·五运行大论篇》的“上下相遭, 寒暑相临, 气相得则和, 不相得则病”。由此可见, 医患之间的标本关系固然有抽象的层面, 但对于气一元论的中医哲学来说, 医患关系或许也如其他标本关系一样, 存在着具象可感之气的涵义。

《素问·宝命全形论篇》《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素问·汤液醪醴论篇》认为, 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 人之气血、精神皆秉于天地。精神内守、能避外邪则不易生病; 一旦有疾, 须安神、调气, 如《素问·针解篇》言:“必正其神者, 欲瞻病人目, 制其神, 令气易行也”, 其中医生通过以目瞻日来正患者之神、令其气易行的场景, 恰是对医患之间“标本相得”状态的形象描述。可见, 医患间的标本关系不仅是抽象意义上的本末主次, 还是一个通过医患间神气互动来帮助患者神正、气调的具象感应过程。

1.2 “标本相得”的核心

通过以上分析进一步明晰了医患之间“标本相得”的含义:“标本”既指患者为主、医生为辅的抽象逻辑关系, 更指以患者为主、医生为辅的双方具象可感之气的感应关系。“标本相得”的核心内涵在于医患双方作为气化世界的自然生命, 在沟通诊治过程中, 以恢复患者神气秩序为目的而形成的医患双方神气顺畅感应相通的时空场域。

在这一内涵中, “感应”是其核心之处。“感应”是中医哲学甚至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感应”始源于《易传》, 《易传·彖传下》^{[8]118}最早将“感应”连用, 以“二气感应以相与”描述刚柔阴阳二气之间的交感相应, 以“天地感而万物化生”指出天地阴阳之气相感应以化生万物的自然

之理, 以“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指出人心相感以共达中和之境的相处之道。《易传·系辞上》曰:“易无思也, 无为也, 寂然不动,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8]242}, 论述了易道是在无思无为的寂静体悟中, 与万物一体相感, 明通天下变化的终始往来。在易学中, “感应”的道理既广而微, 既包括太极、八卦、六十四卦间的交感变化, 亦是圣人作卦、观卦、玩卦、应变的内在道理, 具有深广的本根意义, 北宋程颢将其总结为“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 更有甚事”^[9]。

中医哲学的感应思想与易学感应同根同源, 同时更偏重以气为本原, 指向自然、人体之气的普遍运行与存在方式, 以及人在其中的直感体知方式。简要地说, 医患之间之所以能够达到神气互应的感应关系, 既在于气的感应涵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自然宇宙, 也在于人作为气化的形体、精神, 可以在自然整体一元氤氲之气中通过身心感应而体知、通和于外界与他人的神气变化。“感应”作为核心线索, 贯穿了医患间“标本相得”的由隐而显、由广而微的各个方面。下面以上述分析为基础, 从本根、生命个体、具体治疗三个层面, 探讨中医医患关系内涵。

2 中医医患关系的三重感应内涵

2.1 本根层面: 宇宙整体的一气感应关系

中医医患关系的第一重内涵是源于本根的自然整体感应。《黄帝内经》中内蕴着一幅自然整体一气感应的自然宇宙图景。首先, “太虚”为感应之基。《素问·天元纪大论篇》云:“太虚寥廓, 肇基化元, 万物资始, 五运终天, 布气真灵, 揔统坤元, 九星悬朗, 七曜周旋, 曰阴曰阳, 曰柔曰刚, 幽显既位, 寒暑弛张, 生生化化, 品物咸章。”“太虚”是真气之所充, 真气既精且微, 其统领乾坤交感, 是本根意义上的动静之源、生化之始、气运之元, 是气之所以能感应的基础。其次, 太虚精微真气萌动的阴阳交感在累积中形成了天与地, 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之“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神明之府也……积阳为天, 积阴为地……阳化气, 阴成形……故清阳为天, 浊阴为地”, 以阴阳神明-形气-天地为感应的发生线索, 阴阳动静在相感相召中相对化为形与气, 阳化气、阴成形, 这样的交感分化作用不断积累, 形成了无形之天与有形之地, 天与地也以上下、云雨的形式绵绵不断地发生着和谐有序而深玄莫测的交感变化。在天地形气

的相感冲和之用中，包括人在内的万物得以被化生，万物气聚则生，气散则死，是天地生化的“器宇”，正如《素问·天元纪大论篇》所言“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及《素问·六微旨大论篇》所言“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

在这样的整体宇宙图景下，作为阴阳一气感生的人，中医医生、患者双方的关系不仅仅是两个个体间的个人性关系，更在自然整体的感应关系中直通于整体宇宙生命生生不息、须臾未停的生化历程。

2.2 生命个体层面：一气感应中的医生与患者

中医医患关系的第二重内涵是医患双方作为自然整体一气感应中的生命体，其所处的感应关系、各自的感应状态具有相对的共同点与不同点。

2.2.1 医生与患者的共同点 从共同点而言，如前文所述，医生、患者皆是天地阴阳气所感生、化育的人。《素问·五常政大论篇》言：“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根于外者，命曰气立，气止则化绝。”人既根于外，通应于外气、依赖外气支持；亦根于内，以化于天地而又相对独立的神机为个体生命的主宰，有相对独立稳定的内在节律。这种内外之间既一体又相对独立的张力，是不同个体呈现不同生命状态的基础。

2.2.2 医生的特点 相对于患者而言，医生自身是能够与外界和谐相应、相对中和平正的平人。《素问·平人氣象论篇》云：“平人者，不病也。常以不病调病人，医不病，故为病人平息以调之为法。”医生作为气血相对平调的平人，呼吸均匀平静，故能测候患者的脉息迟速。此外，医生身为平人的正气、神气、和缓之气也通过这种接触而与患者相感应，潜移默化地起到调和患者气息的作用。《庄子·德充符》曰：“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10]人只能在静止的水面上临照自己的样子，唯有安静的事物能使其他事物也安静下来。同理，身心不病、气息安宁的医生如同安静的水面，能使患者的神气也随之安宁。这种平人状态可以说是医生能够与患者和谐相感的重要前提基础。

医生具有清静敏锐地与他人神气相感应的能力。这种感应一方面是身体的，如《素问·五脏生成篇》所言：“夫脉之小大滑涩浮沉，可以指别；五脏之象，可以类推；五脏相音，可以意识；五色微诊，可以目察”。持脉以指，闻音以耳，望色以目。指、耳、目作为身体的感官，受气血充灌，是

沟通内外之气的通道，在长期临床练习后，能够准确辨识患者的气机状态。此外，在医患关系中更突出的是医生之神的感应能力。在医生“瞻病人目，制其神，令气易行”的施针过程中，目为神之窍，医生在澄澈安宁的状态下，与患者由目视而神遇，帮助患者精神内守，与针刺的变化一体浑然，使其神气归正。这种神的感应能力与感官密切相关，但实际上又超越了感官，正如《素问·八正神明论篇》所言“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是一种深度安静状态中心有灵犀的直觉体验。

2.2.3 患者的特点 《灵枢·百病始生》言：“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也就是说，风雨寒热不能单独成为病因，天之虚邪与人身之虚互相交感，在虚实往复、共鸣相和的感应切磨之中，才能表现为疾病。综合《黄帝内经》相关理论来看，天虚包括风虚、岁虚、月虚、时虚等，人虚则指情志变化、起居不当等引起的神不内守、正气不足。邪气在感应中生成、传变，使得人在与天相应的变化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节律紊乱。

由此可以看到，在自然整体一气的感应关系中，作为生命个体，医生具有相对和谐的内外相应状态与清静敏锐的对外感应体察能力，患者因天人两虚相感、生成邪气而相对内外失和。二者在不同感应状态中形成了各自的相对特点，二者关系亦在这两种状态间的感应中发生，这是中医医患关系的第二重内涵。

2.3 具体治疗层面：医患相应的实现过程

中医医患关系的第三重内涵是在具体治疗场景中体现的。如果说前述的本根与生命个体层面的医患感应关系是潜在隐性之“体”，那么这一层面的医患感应关系则是显性之“用”。

2.3.1 中医治疗的感应性内涵 首先值得讨论的是中医“治疗”的内涵。《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指出“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强调调和阴阳、恢复平衡是中医治疗的根本原则与目标。但若细加考量，会发现这是医生站在“如何治疗”的角度上发表的观点，尚未将主体本身纳入其中。而如果跳出医生的视角，从整体、全景的角度来看待中医治疗，则可发现在自然整体一气感应关系中，所谓“治疗”是医患双方在天地一气中，医生以针、药等方法为媒介，在须臾不停的一气相感中，辅助患者在动态变化中恢复神、气秩序，使邪

气消融于新的中和的感应关系里。在这个过程中,医生虽然起到一定主导作用,但始终与患者神气互相感应,共同变化。因此中医的“治疗”不是医生单独、单向地用某种方法使患者恢复自身阴阳平衡,而是医生作为气化世界的成员,自身亦全然无我地融入其中、与患者同归中和的一体感应过程。

2.3.2 医患相应的过程探微 在明确中医治疗感应性内涵的基础上,则可进一步探析医患之间互有所得所应的具体实现过程。

先从医患双方各自的角度来考察。对医生来说,“治之极于一……闭户塞牖,系之病者,数问其情,以从其意,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素问·移精变气论篇》),可见医生得患者之神具有“治之极于一”的核心地位,而其中“闭户塞牖,系之病者,数问其情,以从其意”则以医患沟通为例,描述了“得神”的实现过程。其中有三个关键之处:一是“闭户塞牖”的静室环境。《灵枢·终始》言:“深居静处,占神往来,闭户塞牖,魂魄不散。”门窗关闭、气静无扰的静室空间,能帮助医患双方形、神皆静定不散,从而达成更深层次的沟通交流。二是“系之病者”中“系”的微妙过程。《说文解字注》言:“系,悬也……垂统于上而承于下也”^{[7] 642},即医生心系于病者,但这个“系”不是紧紧相连,而是把注意力轻轻放在患者身上,在询问沟通中,若有若无、松静无为地感受患者之神,从而与对方以气相通、共同发生改变。医生得患者之神的状态亦是如此,虽以得神为目的,但并不掺杂过多的主观评判,一切都在开放相通的气的场域中自然而然地发生。三是“数问其情,以从其意”的沟通过程。所谓“问情”“从意”,既是通过询问而了解患者情况,更重要的是在交流过程中使患者得到疏通情志、心神归正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从意”不是一味委曲求从。《素问·疏五过论篇》言:“医不能严,不能动神。外为柔弱,乱至失常,病不能移,则医事不行。”也就是说,医生既要能有使人舒畅顺达的柔性之德,还要有能使患者禁非、神正的刚性气概,二者相辅相成,目的皆在于能与患者相感,唤醒其生命内在的正气、和气。以上三点虽然是以问诊沟通而言,但实际上这种“处静-系之病者-体会调和其神”的得神模式也体现在治法实施过程中。如《素问·针解篇》所言“欲瞻病人目,制其神,令气易行也”及《素问·调经论篇》所言“出针视之,曰我将深之,适人必革,精气自伏”,也是医生在针刺中静心系于

病者、调和其神的过程,只是使用的具体方法应机而变,不尽相同。

对患者而言,患者实现所“得”可以说是一个“接收”到医生的静定正气与体察关怀之意,在双方互动中使自身之神得以归正的过程。《素问·五脏别论篇》言:“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神为人之正气、和气,当患者对医生及所处场域放下戒备、焦虑、恐惧,而能充分安定、信任时,其人神气平正,内外气和谐相通,气血和顺易调。反之,如果患者始终不能与医生相应,心神外驰不归,则无论多恰当的方法都可能难以起效,即如《素问·汤液醪醴论篇》在论述“标本不得,邪气不服”时所言“良工皆得其法,守其数,亲戚兄弟远近,音声日闻于耳,五色日见于目,而病不愈”。

再从医患合而言之,双方亦总在互相影响:医生自然流露的安和之气,易使患者敞开心扉、神志安定;而患者的接纳和信任,也使医生更容易对其产生深入的了解。在这一双方精神相通、浹洽和顺的时空场域中,患者在医生的引导下心神平定,形气易调,则医生能够尽最大可能地辅助其神气归正,同时在正向的气场变化中,双方亦共同变化,同归于新的中和之境。这种关系以神统气,以无为、无形为本,不同程度地贯穿于医患间沟通、诊断、治法实施等过程,如《道德经》所言的“有之以以为利,无之以以为用”,是整个中医治疗过程中作为“无”的生机之源。

3 结语

中医医患关系具有由隐而显的三重内涵:一是医患双方同源于自然本根,在生生不息的整体生命中时时呼吸相通、命运与共;二是作为相对独立、有自身特质的生命个体,双方在整体感应关系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生命状态,医生因其平和、敏锐的感应状态,而具备了能够辅助偏离平和态之患者回归自身阴阳平衡的潜在能力;三是在实际的治疗过程中,若医生能自觉且自然地感受、把握、调和患者之神,患者能相应地感受到医生的帮助而神气归正,则双方互有所得,互能相应,共同形成了彼此相通、同归中和的感应连接关系。

这三重内涵还可以提供有意义的启示。如启示医患关系超越了个人间的情感或合作关系,而蕴含整体自然生命深处的共鸣。启示医生,医患双方间人的感应与天地一气的氤氲感应同在,如张载言

“民吾同胞，物与也”^[1]的仁德与“乾称父，坤称母”^[1]的自然觉悟一体共存，“医者仁心”不仅是一种主动爱人的人文关怀，同时还深深渗透着放下自我既有观念，与患者在彼此平等、开放中共同体自然流动之气的深沉力量。启示患者，治愈疾病的根本不在身外，而在生生不息的自然、自身之中。挖掘、明确中医医患关系的哲学内涵与意义，既是对中医哲学、中医理论的一种深入探索，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当代社会的医学与生活有所贡献。

参考文献

- [1] 卜志军, 刘冯双, 田园春, 等. 中医理论体系背景下构建中医医患沟通十阶段模式的探讨[J]. 中国医疗管理科学, 2024, 14(2): 87-92.
- [2] 杨丽娟, 谢辉, 李沐涵, 等. 健康中国背景下基于中医文

化构建和谐医患关系[J]. 医学理论与实践, 2023, 36(22): 3951-3953.

- [3] 龚鹏, 何裕民. “标本相得”理论探微: 兼谈《黄帝内经》对医患沟通的理解[J]. 河南中医, 2012, 32(7): 804-807.
- [4] 张景岳. 类经[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16: 320.
- [5] 刘安. 淮南子[M]. 陈广忠,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107.
- [6]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37.
- [7]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8] 王弼. 周易注校释[M]. 楼宇烈, 校释.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9] 程颢, 程颐. 二程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152.
- [10] 庄子注疏[M]. 郭象, 注. 成玄英, 疏.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106.
- [11] 张载. 张载集[M]. 章锡琛,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62.

Exploring the Connotation of Induction of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ngruence Between Manifestation and Root Cause from *The Inner Canon of Yellow Emperor* (《黄帝内经》)

LYU Mengfei, ZHANG Qicheng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Under the understanding of *qi* monism and the unity of body and spirit,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subordinate to the induction relationship of the natural holism, which has profound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ngruence between manifestation and root cause from *The Inner Canon of Yellow Emperor* (《黄帝内经》), we analysed the inductive connotation of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from three levels: at the level of natural root, doctors and patients, as individuals in the *qi* world, have a deep and broad pattern to reach the root of cosmic gene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t the level of individual life, doctors are relatively harmonious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and are quiet and sensitive, and they have the potential ability to assist the patients who deviate from the healthy state to return to their own *yin* and *yang* balance; at the level of specific treatment, doctors and patients sense each other, forming a space-time field where spirit and *qi* are connected, so that the patient's *qi* and blood can be easily regulated and returned to the healthy state by calming mind and spirit, and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positive change of the *qi*, both sides will be converted to neutral and harmonious state together. This kind of induction relationship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spirit governing *qi*, with "inaction" as the root, which is the source of vitality of "nothingness"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as "the generation cycle of the Being and the Nothingness".

Keywords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congruence between manifestation and root cause; *The Inner Canon of Yellow Emperor* (《黄帝内经》); induction; philosoph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收稿日期: 2024-04-16; 修回日期: 2024-07-28)

[编辑: 侯建春]